

高教资讯

本期要目

- 新精英教育：重构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 1
- 数字时代，新文科建设应如何发力..... 2
- 高校评价“指挥棒”该向哪里指..... 3
- 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排名中国升至第9 4

2024年第3/4期（总第379/380期） 出版日期：2024年2月29日
主管：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 主办：济南大学高教研究院

普及化高等教育
一种鼓励多样性、包容

新精英教育：重构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

阶段我们需要重构
性的高等教育理想

类型，即“新精英教育”。新精英教育范式框架：价值取向坚持贡献正义；核心要素重点把握不同类型高校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异质性；运作逻辑主张精英人才的分类培养。新精英教育范式的理想类型应同步关涉高等教育的人民性和国家性，以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发挥促进教育社会功能的实现并满足国家需求。在实践进路中，新精英教育需要破除制度与资源供给不均抑或制度与资源双重依赖的困局。

一、新精英教育的核心要素

人才培养的异质性。无论在什么时代，高等教育最核心的要素一定是人。但是在不同的时代，我们需要不同的“才”，方能推动社会再生产与文明的再衍生。在成人与成才之间建立平衡本应是高等教育的理想图景，但现实样态却是“才”的培养过剩而“人”的培养不足。新精英教育坚持通识教育的同质性，注重从人之为人的内在理性出发，培养人的核心素养并使之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同时强调专业教育的异质性，注重从人作为社会人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出发，培养人的专业素养并使之具备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

多元化的原创性知识创新。社会生活与产业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知识生产的多元化。国家需要不同层次的原创性知识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拔尖知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技术知识服务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生产知识服务地方产业生产需要。新精英教育主张知识创新的异质性，要求研究型大学重点进行基础理论创新，应用型大学主攻应用技术创新与转化，职业技能型大学则聚焦开发生产技能知识。只有让不同类型大学各有侧重地生产多样性的知识，才能满足国家多样性的需求，也才能在不同的高等教育赛道中为不同层次的“准精英”们提供生长空间。

二、新精英教育的理想类型

新精英教育范式以高等教育的人民性和国家性为逻辑起点，包含了对因材施教、国家和社会需求多样性、高等教育自身系统多样性、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等多重因素的综合权衡，与国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构建具有一脉相承的价值意蕴。其理论内涵与国家高等教育分层分类的制度伦理相契合，都以分类为运作逻辑，既为回应多样性的社会需求，也为关照人的多元智能。如果能在分层分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配置鼓励高等教育错位发展的制度、经

济与文化环境，从而构建基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新精英教育体系，并在不同高等教育赛道中同时拓宽迈向精英的成长空间，则应能出现不一样的社会图景。新精英教育的理想类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以高等教育的人文性为原点促进人的主体性自由与发展，鼓励创新，包容失败与偏差，从而发展主体理性认知与敢于行为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兼顾现代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多样性需求，鼓励培养不同赛道的精英并构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新精英教育体系。

三、新精英教育的实践进路

制度和资源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都是硬通货，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制度确立合法性地位，资源赋予生存性空间。实现新精英教育的理想，需要兼顾好高等教育的人民性和国家性，那么就同时包含了满足人的主体性需求与不同层次的国家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离不开制度和资源的支撑，需要我们在实践层面重点关注并重新权衡不同层次高校资源配置标准的合理性。此为构建新精英教育理想有待破解的现实困局之一。

大学必须在自我保存和自我改造中保持适度的张力。理想的高等教育生态应避免陷入两种极端，一种是极端的自我封闭，“象牙塔式”的自负；另一种是过度的自我改造，“依赖式关系”中的自轻。两种极端取向引发了高等教育系统中现有的一种怪象，即过度的制度依赖或过度的资源依赖。但事实上，大学的生存之本在于其自身，大学抓好创新性人才培养与原创性知识创新才是最根本的生存之道。不同类型的高校如何体现“类型”特色，在自我保存与自我改造中寻求平衡，既维护教育的独立性，又促使教育最大限度地致力于公共利益，此为构建新精英教育理想有待破解的另一重困境。（摘自《大学教育科学》，2024年第1期，作者：陈海静 王建华）

高等教育
教育前沿

数字时代，
新文科建设应如何发力

人工智能果真对文科不友好吗？由于人工智能可以自动高效地处理海量数据，从中发现隐藏的知识和趋势，从而节省大量时间和人力，且不容易出现误差。因此，并非只是文科毕业生，而是所有学科的毕业生在数字时代都会面临着共同的挑战。进一步说，越是标准化的工作越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而非标准化的工作反而没那么容易被替代。相形之下，文科类毕业生更多从事的，其实是非标准化工作。

实际上，文科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从辩证的角度看，越是进入数字时代，人类越需要文科的滋养。数字时代社会节奏不断加速，大多数人步伐变得更加匆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去滋养自己的心灵。因此，人类对文科的内在需求将是普遍增加的，因为文科具有滋养心灵、调适心理的功能。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文科的作用，要有超越性的思维。在数字时代，更加需要的是一种作为通识教育的文科，它不仅仅是满足读文科专业的学生需要，还要更好满足所有大学生的需要。

推进新文科建设“突围发展”。**首先，是推进文科内部的交融。**文科内部的交叉融合本应是一个基本要求，但现实中很多大学却做得不够好。比如大学里文科类讲座越来越多，但人文性和思想性都很强、适合不同学科的人都来听的讲座却很少。多数文科讲座往往过于注重学科的分歧性以及实用性，专注于某个比较窄的研究领域。即便是同一个学科内部二级学科的交融都很难，过度专业主义会使得文科建设越来越隘和固化。文科作为大众通识教育的性质不但没有被彰显，甚至被有意无意地抑制了，学科交融就很难实现。**其次，是推进文科和理工科的交融。**这种学科交融的跨度更大，必须对现有的办学模式和管理机制做更大的突破，才能在实践层面真正落地。从更深层面看，打破学科的概念，应将人才培养当作一个需要多学科交融的长期项目——文科更侧重为其提供思维和情感，理工科更侧重为其提供技术和方案，让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能更好地得到通识教育的浸润。**最后，是推进文科和外部世界的交融。**如今文科之所以常被诟病，主要是因为和社会较为脱节，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走出象牙塔，和外部世界产生更为密切的互动和交融。（摘自 2024-02-27《光明日报》，作者：陈先哲）

数字教材高度契合职业教育专业课需求。数字教材是职业教育教材改革的新阶段和新样态。多年来，教材一直是职业教育致力于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教材改革又致力于服务技术革新，跟上生产实践的步伐。但教材内容往往落后于生产实践，成为教学改革的难点。为更好解决这个矛盾，增强教材内容对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的适应性，国家推出了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等新形态教材改革，意在加快教材的更新迭代步伐，跟上产业技术革新的节奏。数字教材的出现，进一步迎合了专业课内容快速更新的需求。如果说新形态教材是传统教材的改进，那么数字教材的诞生则是革命性的。

数字教材正在模糊课程资源和教材之间的界限。数字教材是资源中心，是学习平台。数字教材更本质的是建立在人工智能和大模型基础上的富媒体，是教材呈现形式的丰富多元。它除了可以正常像一本可以打开阅读的书，有文字呈现之外，还可以容纳音频、课件、图像、视频、动画乃至数字人等现代化多媒体资源和数字技术。数字教材已成为课程教学多种资源的集合体，它模糊了数字课程资源和传统教材之间的界限。一门课程的资源可以通过一本具有丰富内容的数字教材来呈现；反过来，一本数字教材资源足以支撑起一门课的课程资源。

数字教材对知识生产规律产生革命性影响。数字教材所采用的丰富的文本、音频、图像、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融媒体形式，通过人机交互，将难以言传的知识形象直观地表达出来，置于数字教材之中，让学生可以直接捕捉到相关信息，获取教师语言描述相对苍白的知识点和技能点，从而简化了SECI知识转化和生产流程，提高了知识传输效率。数字教材以其丰富的数字媒体技术实现了知识传输的革命，推动人类学习形式往前跨进一大步。（摘自 2024-02-20《中国教育报》，作者：聂伟）

以数字教材深化
职教专业课程改革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其“指挥棒”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办学导向。近年来,由于高校管理模式和评价导向趋同,“千校一面”的现象饱受批评,国家层面正在逐步推进高校的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国内多个省份也推动了高校分类评价改革,致力于突破“用一把尺子”量高校的做法,引导高校走向分类发展、特色发展。

从多地的实践来看,高校分类评价改革举措取得了一定的实效。政府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引导高校在不同的序列上安心发展,办出特色。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一系列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第一,省域高校数量有限,头部高校和尾部高校很容易出现固化现象。几年改革实施下来,早期的新鲜感很容易消失,评价结果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逐渐走向弱化。

第二,评价指标覆盖高校改革和发展的方方面面,所涉及的观测点数量过多。高校往往要在各种指标上实现发展,不利于真正突出自身的特色发展。

第三,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各个高校类别中,如果用其他属性来考察,实际上是强行将不同的高校放在一起“硬比”。

第四,国家和地方希望引导高校重点承担的新任务和新功能往往难以量化,导致评价“指挥棒”缺少显著的导向功能。

高校评价“指挥棒”该向哪里指

高校评价在新历史时期要积极探索新的评价模式,重点考虑如何建立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的评价机制。让高校从“四唯”的怪圈中走出来。激励高校从自身的使命和功能出发,坚持特色发展,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从性质上看,各省域的高校分类评价首先是绩效评价和水平评价。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办学方向、管理水平、办学条件、办学质量、办学声誉和办学成效等几个方面,主要局限在“水平”和“状态”两个维度上,使得针对高校的综合测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只有将高校在一定时间维度内承担的重要使命、重点任务和核心功能充分体现到高校分类评价上,才能引导高校更有力地服务于促进高质量发展。

每所高校所能承担的使命、任务和功能都具有差异性。因此,不必强求同一类型的高校使用同一套固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逐步探索政府与高校间通过合同或协议的方式,议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如此,高校分类评价就可以将高校承担任务的达成度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也可以将任务指标、水平指标和状态指标分列,最终做好综合评价。(摘自 2024-01-24《中国科学报》,作者:张端鸿)

大学的“惰性”

大学“惰性”的缘由。从底层逻辑看,大学的制度和体系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大学是创新的,不仅是学术上创新,还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但为了鼓励和保护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大学必须是自治的,也必须是由学者主导的;自治和学者主导,保护了学者的自由与大学的稳定性,但同时也意味着大学必然在组织上和文化上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如果用一句简单话概括:大学的“惰性”源于它对创新保护的承诺。

“惰性”的两重含义。对于大学而言,“惰性”具有双重特性,既有利,也有弊。在一个正常运行中的大学,它保护了学者的自由和创造性。但对于一个需要做出重大改变的大学,它可以阻碍大学的变革。如果一个大学完全独立和自治、受外界影响很小,其“惰性”可能会发展到极致,甚至可以摧毁大学自身。

政府和市场竞争是推动大学变革的外部力量,但它们同样也具有两面性。政府过度干预和越俎代庖,会伤害学校的独立和治理能力;而过度竞争,也会使学校片面追求指标,偏离宗旨和初心,浪费宝贵的资源与精力。因此,在大学的改革中,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大学治理体系的底层逻辑,真正理解大学“惰性”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利用好竞争的推动作用,以破除大学改革障碍和“惰性”,但也不能过度干预大学的运行和管理,使大学失去对学术和教学自由的保护功能,这只会扼杀大学的创造潜力。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破除大学的“惰性”,还要在一定意义上保护大学的“惰性”。(摘自《教育国际交流》,2023年第1期,作者:林建华)

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排名中国升至第9

1月31日，在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永智正式发布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并指出中国在过去三年，指数排名从24位跃升到第9位。在排名前10的国家当中，有9个是高收入国家，中国是唯一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创新应用基于证据的评价范式所研制的评估各国数字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数。在过去三年，中国通过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在数字资源建设应用、数字素养培养、数字教育体系构建3个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尤其是发挥数字教育发展比较优势，建成世界最大的教育资源中心——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公共数字教育资源规模化应用的跨越式发展。（摘自光明网，2024-02-01发布）

教育部：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

近日，光明日报刊发文章《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据悉，下一步，教育部将紧扣新时代人才队伍建设目标，坚持破立并举、以立为本，以人才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评价方式、遴选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一是持续深化人才评价改革。人才评价体系改革一直在路上，要进一步完善人才评价机制，用好人才评价“指挥棒”，确保人才选得更准、用得更好。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在人才和学术评价中的作用，让“懂的人”选“对的人”。二是强化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牵引示范。进一步强化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牵引作用，紧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双一流”学科建设等，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强化立德树人，突出教育教学业绩，实施代表性成果评价，推进小同行评价，落实分类评价，树立人才发展正确导向。三是完善人才培养支持机制。指导高校积极支持各类人才发展，着力构建“金字塔型”人才支持培育体系，为各类人才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确保人才“育得更强”。四是加强教育引导和督促指导。适时组织开展督促检查，指导高校健全创新工作举措、完善制度机制，确保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摘自光明网，2024-02-19发布）

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研究院（基地）专家委员会成立

2月22日，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研究院（基地）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怀进鹏强调，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要坚持守正创新，研究破解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等重大理论实践问题，推动国家战略需求与教育科技人才支撑的深度融合。一要深入研究提升高等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的适配性，分析破解社会需求真实性、教育供给有效性和供需融合精准性的问题，倒逼调整办学模式、培养机制和管理体制，推进高等教育分类改革，持续优化区域布局、学科专业、层次类型等结构，持续更新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不断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二要深入研究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机制，分析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趋势，充分释放高校毕业生宝贵人才资源红利。三要深入研究优化人才培养与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问题，创新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提高就业评价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强化与相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对接合作，以就业状况反馈检验高校人才培养成效。（摘自教育部网站，2024-02-23发布）

山东：25条措施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评价体系

1月8日，山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工作的若干措施》，从深化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改革、学校评价改革、教师评价改革、学生评价改革、用人评价改革及强化组织实施6个方面提出25条举措，推动全省教育评价改革工作高质量发展。完善学校评价体系，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推行“基础性指标+发展性指标+创新性指标”评价模式。重点评价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操守、从业行为和科研诚信，突出全环境立德树人成效评价。围绕综合素质、德育、学业、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评价等方面提出完善举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充分发展、差异发展，不断健全拔尖创新人才评价机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逐步改变单纯以考试成绩评价录取学生的倾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落实平等就业要求，坚决克服各类形式的就业歧视，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企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聘等方面，与普通学校毕业生同等对待。（摘自中国教育新闻网，2024-02-04发布，记者：魏海政）

初稿编辑：武航 赵静

责任编辑：邵雪

电话：(0531) 82765782

网址：<http://ihe.ujn.edu.cn>